



从提纲到影片

舞台姐妹

本社编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

从提纲到影片

舞台姐妹

本社编

福州大学图书馆藏书印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孟 涛

封面设计：麦荣邦

舞 台 姐 妹

——从提纲到影片

本 社 编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

(上海绍兴路74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9.75 插页 9 字数 223,000

1982年6月第1版 1982年6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4,500册

书号：8078·3340 定价：1.20元

目 录

林谷 徐进 谢晋:

舞台姐妹(详细提纲).....	1
舞台姐妹(电影文学剧本).....	65
舞台姐妹(分镜头完成台本).....	149

夏 衍:

对《舞台姐妹》(详细提纲)的意见.....	269
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谢 晋:

导演阐述.....	274
-----------	-----

周达明 陈震祥:

《舞台姐妹》摄影创作浅谈.....	279
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黄 准:

浅谈《舞台姐妹》的音乐创作.....	285
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葛师承 吴本务:

《舞台姐妹》美工设计札记.....	292
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编后记.....	304
----------	-----

舞 台 姐 妹

(详细提纲)

林 谷 徐 进 谢 晋

序

渐渐地显出：

浙东一带常见的祠堂戏台；

浙江山区依山而筑的庙台；

绍兴水乡临水傍桥的万年台；

上海茶楼里的小舞台；

上海中等戏院的舞台；

解放后新建成的舞台……

主人翁竺春花的旁白：

“我是一个越剧演员，登上过各种不同的舞台，我常常回忆起姐妹们在这些舞台上的生活，这些经历将使我终身难忘，因为它使我认识生活的真理，教会我怎样走向生活，走向舞台。”

第一章

—

一九三五年深秋。

浙江山区竺家祠堂正在演出女子越剧。演出的戏班子叫“阳春舞台”，演员都是还刚成年的女孩子，她们只学了三个月戏，就踏上舞台来谋生活。西斜的太阳照在台上唱小生的邢月红身上，她穿着又大又旧的戏衣，但在看戏文人的眼里还是觉得“穿红着绿”，十分好看。

竺春花在一旁：

“我在一个偶然的会里，闯进了一个戏班子……”

紧跟着，台后楼梯上上来几个男人，手拿杠棒绳索，粗暴地撞入厢房。戏班子教戏师父邢师父以为这些人又是来调戏女孩子的，挺身阻拦，但看到来人气势汹汹，而且其中还有武装乡丁，只好闪过一旁，让他们进来了。原来这些人是来搜寻逃跑了的童养媳。他们在厢房里逡巡着，没有找到童养媳，只好悻悻地走了。

邢月红下台，打开“盔头”箱预备放帽子，蓦地发见箱子里躲着一个人。她大吃一惊，正要喊人，箱里的人已经站了起来，用手堵住她的嘴巴，一对乌黑的眼珠在恳求她不要声张。

找童养媳的人又转回来，在楼梯口吵吵嚷嚷。月红心里明白了，忙把对方推回箱子里，合上箱子盖。因为合得仓促，箱里人的一条辫梢还露在外边。

找童养媳的人走远了，月红还怯怯地站在箱子旁边。邢师父看到女儿神色不对，生了怀疑。他走近月红，发现露在箱外的辫梢，慢慢打开箱子……

躲在箱子里的女孩就是竺春花。她穿得很褴褛，但人还是很秀气。

邢师父刚作过一番盘问，这时沉默无语。月红站在春花身旁，眼眶里噙着泪水，其余一些女孩子，远远地站着，也都同情春花。

厢房里静极了。

春花又开口，要求邢师父收留她学戏。邢师父摇摇头回绝了。他是个“江湖越久越寒心”的人，知道春花是逃出来的童养媳，而且是今夜就要圆房的童养媳；也知道这地方姓竺的是个大族，族规严厉，他怕惹是生非，所以不能答应春花的要求。但是春花主意已定，她说，前是高山，后有追兵，无路可走，跟了戏班子才有生路。

月红在旁替春花求情。邢师父心里未尝不在可怜春花，他有点动摇了。他打量春花，又发觉春花是个可以造就的唱戏人材，他最后点头答应了。

春花一见邢师父点头，异常诚挚地猛一下跪到地上，行起拜师大礼。

厢房里空气活泼起来。

邢师父却很严肃，告诉春花，“唱戏要吃苦。”春花说，“师父是不会知道‘一天打断三根棍，三天跪破一条裙’的养媳妇的苦楚，唱戏再苦，还会比做养媳妇的更苦？”

邢师父似乎没有话好说了。

从厢房窗子看出去，祠堂正殿，红烛高照，神龛里层层叠叠地放着竺家列祖列宗的牌位，阴森逼人。邢师父看在眼里，又向春花说，“唱了戏的人，从此进不了祠堂。”春花听了这句话，脸上略有苦恼，但马上又转为不屑顾及的神情。

春花在阳春舞台的“关书”上捺了指印。

暮色苍茫中，戏班子要“拔台”，赶明天的“台基”。出发前，唱小丑的丁小香怕春花给别人认出来，特地替春花的脸上抹上水粉，扮成一个来不及卸妆的艺人；同时，邢师父交给她一捆枪刀把子，要她掂着走。春花第一次脸上涂上水粉，第一次掂着枪刀把子，跟着一群姐妹走上新的路程。

二

当夜，戏班子在半途上借宿大佛寺。姐妹们进得寺来“着地抢铺”，向菩萨拱手说声：“打扰了。”月红摊好被头，只见春花站在一边，才悟到春花是逃出来的，一无所有，就一把把她拖进自己的被窝里。

两人同被，一时都睡不着，索性谈起话来。春花今天一天的经过，有很多感触，勾起她的往事。往事如潮，她要把这些往事告诉给身旁同情她、支持她、象个亲姐妹一样的好心妹妹。她说，她是娘第四个女儿，出世时侥幸地没有被溺死，但没有过上几年，她娘实在养不活她，收了别人两根红皮甘蔗，把她送给人家去做童养媳。以后的日子是受尽磨难，一直熬到今天，要她圆房了，这才逃了出来。今后，她发誓要学好唱戏的本事，因为“本事比如龙，一世吃不穷”。

月红听春花讲身世，禁不住唏嘘起来。她也想起自己早已死去的亲娘。后来听到春花谈心愿，要学好唱戏，她却认为唱戏一样是苦，一样受罪，唱死在戏台上也不能图个温饱。说到这里，她又可怜起她的父亲来，说她父亲是受班主雇的，班主平常不到班子里来，全靠她父亲带班子日夜奔波，还要教戏。她希望能有这样一天，不再过颠沛流离的生活，能有安安定定的日子奉养父亲。

春花没想到月红心里是不想唱戏，话不投机，有些苦恼。但又听到月红有这份孝心，使她更加喜爱月红。

山风呼啸，琉璃灯灯影摇曳，周围泥塑的凶神恶煞，愈发变得狰狞可怕。月红身上起了寒栗，紧紧依偎在春花身上，春花也有点害怕，但嘴里却在喃喃地安慰月红。

三

春花练武功：拿顶、下腰、飞腿。邢师父用马鞭子抽打教功，春花练过一次又来一次。

阳光灼人，月红已经练得没有力气，坐在阴凉地里休息，心里有些舍不得春花。

春花念唱本，一个字一个字默记。月红在一旁教春花认字。

春花练唱功，唱的是一出受屈的弱女子向苍天喊冤的戏，戏词动了春花的情，唱得太激动，走了板眼，不合邢师父意，受到呵责。

月红心里想帮春花，但帮不上忙。

时光在春花练功、练唱中流了过去。

积雪的山，春花带病在雪地上练功，满头冒汗。她抓雪擦脸，又捧雪解渴。忽地她感到浑身乏力，一个跟斗栽在雪地里。

积雪的山，春花背着戏班子行头，在积雪山道上跋涉。她精神抖擞，轻轻哼着戏词：

不是一番寒彻骨，
哪得梅花扑鼻香……

空山回声，仿佛有人和唱。

四

鼓板紧敲。

阳春舞台在山区梁山伯庙演庙会戏。戏目恰巧是《梁祝》中《楼台会》一折。

春花今天演头肩花旦，饰祝英台，月红饰梁山伯。春花走近上场门，邢师父替她整理一下袄裙，他的手有些颤抖，春花心里又甜又酸。

春花一出台，台下就骚动了，大家议论纷纷，春花不免有些紧张。她面朝着看客，面朝着开满映山红的高山，映山红红得象在燃烧，她饰的角色因为父亲逼婚，此刻重见梁山伯心里也在燃烧，她感情地唱出声来，台下猛地亮起一片喊好声。邢师父在台上把场，笑颜上泪珠涟涟。

台左，廊屋里有人聚赌，上首坐着专门替戏班拉雇主、坐分戏班收入的总“成头”和尚阿鑫。他光头青皮，一堆肥肉，在这群赌客中间，看来赌品很不好。他听到有人叫好，向台上张望一眼，推牌的手不知不觉停了下来，他来了主意。

和尚阿鑫坐在邢师父面前，把一叠白花花的银元推到邢师父身边。他要阳春舞台今后挂在他的名下，由他承揽生意。邢师父心里明白，戏班子刚刚出了人才，班子和自己以后的日子可以好过一些，如果和尚阿鑫要轧上一脚，好日子就无望了。他只好推说班主不在，不能做主。和尚阿鑫变得蛮横，说管班主作什么，这两根“柱头”是你的徒弟和女儿，还作不得主？

台上，梁山伯和祝英台难舍难分。戏感动了台下看戏的女孩子们，有的饮泣，有的索性大哭；台下的哭声也感动了台上的

角色，春花和月红演得更动人了。

后台，邢师父终于把银元收下来了。和尚阿鑫夸奖他，说他到底是个老江湖，这一次还算痛快。临走，他又吩咐邢师父说，过一个时候，班子下水乡，到大码头去演出。

五

一只两头翘的竹排，从剡溪上游顺流而下，竹排上乘的是阳春舞台戏班。竹排头上，春花赤着脚，把脚浸在清澈见底的溪水里，一面梳她的大辫子。水流湍急，竹排飞快，竹排过处，浪沫四溅。坐在春花身旁的月红，情绪紧张，面露畏色。

竹排到了缓流，春花嬉着水，眉梢眼角勾勒出她心头的喜悦。她要告诉月红一个秘密，她说，她在台上唱戏的时候，台下总有人不是哭便是笑，想不到戏文有这么大本事。然而月红没有答理她，这时正在小心翼翼地地点着自己的积蓄，一只绣花包摊在膝头上，包里有百十个铜元和几枚银角子。

人字篷里，邢师父和和尚阿鑫对坐着，邢师父心境不好，不停地喝着闷酒，和尚阿鑫脸上毫无表情。

竹排推走高山，面前是浑黄的曹娥江。

六

绍兴水乡，娘娘庙旁重瓦飞檐的万年台。

台旁，临水的河面上靠着两只乌篷船，一只船上插着阳春舞台的旗子，戏班里的人叫这条船为天牌船；紧靠着天牌船的是专给女孩们住宿、活动用的，戏班子的人叫它为地牌船。在这两条

乌篷船左右前后，又停满了各式各样的船只，占住了半边河道。此刻，阳春舞台正在台上演日戏，船上，桥上，官塘大道上站着密密麻麻的看客。

台上，春花和月红演《梁祝》，她们的歌声在戏台“鸡笼顶”里回旋，又向台外远飘……

在万年台一边，跨过官塘路，有一间歪斜的破屋，屋前有一个瘦骨嶙峋、年龄约莫十一二岁的女孩子，正在石臼里舂米。平日里沉重的劳动，使得这个女孩变得木讷迟钝。她一面舂米，一面张着灰蒙蒙的眼睛远眺台上的戏。

在万年台另一边，半边河道上摇来一条大船，船上端坐着这个地方有名望的大地主倪三老爷，他微微昂起头，举高手里遮阳的布伞，打眼看戏台。他看得发生兴味，当船快要摇过戏台的时候，把藤椅挪动一下，侧着身子睁着锐利的眼睛，眺望戏台，手里的布伞微微地转动着……

日戏停锣，戏班子在万年台旁开饭，塘路上的石板当了戏班子的饭桌。她们吃饭是分行当坐的，一个行当围成一桌。丁小香拣了一碗盛得顶满的菜，高叫着“丑行”往这里来。春花刚端上饭碗，正要蹲下来吃饭，忽然发见那个瘦骨嶙峋的女孩子看着他们发愣，嘴里似乎在咽口水。春花心里很难过，就把手里的饭碗递给她，她抢过饭碗便狼吞虎咽起来，很快见了碗底。春花打算再给她添饭，她却摇头表示不要了。她呆钝地望着春花，迸出一句话，说春花戏文唱得真好。

一天，白天没有戏，琴师张金水带着春花、月红、小香上街。琴师对月红有好感，很想接近她，但是月红总跟住春花，没有机会。

春花拉月红进了一家戏衣铺，她自己想买一件便宜的袄子，也想劝月红买双粉靴。她先替月红挑中一双，想问月红意见，才发觉月红已经不在身旁。她举目寻找，见月红走进对门一家小小的首饰店里。

月红在店里选金戒，较粗的金戒她不敢问价，只选了一只细金戒。

琴师在街上，见月红进了首饰店，想跟进去，迎面过来小香，她嘴里吃着零食，见到琴师，很有情意地把一块糕饼塞进琴师的嘴里，还同他搭讪起来。

春花买了袄子走到街上，恰巧月红也从银楼里出来，她喜洋洋地用手蒙住另一只戴着金戒的手，春花有些迷惘。

早班航船到了，船上下来一批上海人，行色仓猝。他们带来了上海打仗、抗战爆发的消息，只一时，消息传遍了水乡。

春花和月红收住了笑容。

晚上演夜戏。万年台下看戏的人似乎少了很多。夜半停锣，邢师父和春花他们情绪都不高。正在这个时候，和尚阿鑫兴冲冲跑来说，“好生意来了，倪家三老爷要你们唱戏去！”

七

这里没有戏台，戏台就在倪三老爷他们酒桌的面前。

倪三老爷点了一出色情戏《龙凤锁》，坐在酒席上的警察所长和当地土绅们连声赞和。春花皱眉，邢师父忙替他们应了下来。

席上，酒兴正浓。席下，春花穿着新衣，板着面孔唱戏。倪三老爷生气，要春花唱得快一点，好让月红上场。月红上场，循规

蹈矩做戏，琴师拉琴，声音也很动听。倪三老爷这才笑颜又开，两眼紧紧盯住月红。

渐渐琴声变得咿哑难听了。同月红对戏的春花，似乎心也不在戏里。

竺春花的旁白：

“姐妹们登上了这样的舞台，戏成为地主老爷们的消遣品，看来老爷们欣赏的不是戏，而是欣赏扮戏的人……”

酒席散，倪三老爷施施走向里屋。戏还在唱，倪三老爷没有吩咐，不能不对着残席唱下去。

但是戏班里的人，脸上都有了愠色。

倪家账房出来替主人说话，要戏班先回，留下月红到后面领赏。

戏班里的人全呆住了。

通往里屋的门，在“美孚”灯下阴森可怕。

月红眼里流露出惊惶不安的神色。

邢师父发呆，他心里最害怕的事，终于来到了，而且最先落在自己女儿的身上。

账房催促。

春花突然抱住月红。邢师父铁青着脸，心里决定豁出去了，他向账房表示心谢不领。

和尚阿鑫着急，说这个风险他可担当不起，要邢师父斟酌。邢师父不响，只示意叫大家收拾东西走路。

局面弄得很僵。

八

还是在万年台，阳春舞台演夜戏。

台上忽然出现几个警察，一个为首的手里拿着一张告示，向看客宣读。告示上写着：“女子越剧，有伤风化，何况国难期间，岂能穿红着绿……着令禁止，严拿首要法办……”宣读未完，几个警察就向台上月红扑来，月红大惊，忙逃。邢师父、琴师和戏班里几个男的赶忙上台来保护月红。为首的警察一抬手，用枪将挂在台口的汽灯击灭，台上霎时变成乌黑，警察们乘黑暗捉人。

春花穿好戏衣在后台候场，听到人声鼎沸，又闻台上有格斗追逐声，她顺手取过一条枪棒，三脚两步赶到台上。她学过戏，有些功底，在黑暗中，挥舞着枪棒，参加格斗。

邢师父力挡几个警察，拼着老命。警察不敌，一面招架一面大声说：上头只要一名邢月红，交出人来就与大家无关。邢师父心里全明白了，是倪三老爷勾结警察所长陷害无辜，他气极失手，被警察一枪柄打倒在地，再也爬不起来。小香看见，要救师父，低头向警察冲去，警察给撞翻了，自己也冲出台外，跌到正在摩拳擦掌、要打抱不平的看客们身上。

远处，有十几支电棒光向戏台射来，警察增援，形势更加严重。台上春花感到处境不利，一面架住对手，一面要月红他们扶住邢师父赶快下船逃走。

月红、琴师把邢师父扶进乌篷船里，小香赶来，拿起竹篙点船。月红大叫起来，说不能开船，春花还在岸上。

岸上，春花给警察们逮住，穿在身上的那件买来的新袄子也